

悠悠渔家南闸村

孙明春 程丽

在台儿庄京杭大运河，有一个小渔村三面环水，是现在少有的原汁原味的渔家村。和之前看到的京杭大运河不一样，这里的运河是大运河的古道，显得非常细小。村里的栗思怀说古运河上原来有八座船闸，1958年修整运河时，因河床加宽，从运河北岸迁往南岸在此另立新村，居民以栗姓居多，至今栗氏已传十世，因位于侯迁闸之南故名为“南闸”，迁于闸之北的就叫做“北闸”。

除此，这里的另一个感觉是——绿。河两岸树木丛生，河堤上草被包裹，河上漂满了浮萍。沿着“运河南堤”走，不时看到渔网。

当地人很喜欢吃鱼。糖醋鲤鱼，运河沿岸的名菜，据说它是为适应来台儿庄的山西客商口味而产生的。后来几经改进，糖醋鲤鱼成了大菜，在大小餐馆里几乎餐餐都有这道菜。

除了鱼塘，南闸村的运河古道里还有鸡、鸭和木质的小船，当地村民傍依着古老的运河，过着现代文明社会里罕见的生活。遥望这片土地，正被一片灿灿的麦子覆盖——丰收的季节，到来了。

运河兴旺，商业繁盛。这是一代又一代南闸人的记忆。那是一条流淌了上千年的水路。五十年前，祁保珍老人在加运河摆渡为生，彼时没有桥，只有“南闸千年古渡口，加河三河堰一扁舟”的说法，南闸人为了上学、结婚、去城里赶集，只能坐船渡河。“俺家那时住在南闸村，靠水吃水嘛，都是以捕鱼为生。”56岁的栗广浩告诉我们，他和妻子杨秀花都出生在渔民世家。阳光照在农家小院，土坯房在一簇翠竹的掩映下，显得格外清新利落。额头上长期风吹日晒留下的皱纹，让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四五岁。作为与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人，他曾像大多数住在运河边的人一样“靠水吃水”。

南闸村渔民的捕鱼方式有很多种。13岁时栗广浩就和爷爷栗冠道拉网捕鱼，用微薄的捕鱼收入补贴家用。说起捕鱼的方法，栗广浩滔滔不绝。南闸村渔民的捕鱼方式有很多种，拉网、风网、抄虾、下箔、刺网等。每次夫妻俩上船捕鱼，都会满载而归，在他们心里，这就是大运河的馈赠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更多的人转身投入滚滚商海，昔日靠捕鱼为生的渔民，不得不将渔船存放、渔网高挂，一批又一批的人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。可是，这夫妻俩就临河而居，在河滩上养养鹅、赶赶鸭，一起划船捕鱼，一起赶集卖鱼，一起收摊回家，一起在河边生火做饭，生活真是悠然惬意。

南闸村吸引人的地方不仅是渔民的原味生活，还有一座座上百年的土坯房，斑驳的墙面沉寂的是岁月的痕迹，房檐上方的芦苇长满了厚厚的青苔。白发的老人们在门口的石墩上闲聊，看到有外人来，起身热情地招呼大家喝水、歇脚，路边的黄狗跑来跑去，不亦乐乎。

古老的渔家宅院透着历史的陈香。悠悠运河畔，幽静树林边，安立着一座座漂亮的老土房，院中的枣树和石榴树分立立在门前，大门和木窗棂还透着久远的气息，时光侵蚀了老房子的墙根，不过大门前那对石狮子的目光依然炯炯有神。

南闸村是运河岸边淳朴且美丽的村庄。栗思怀很自豪地告诉我们，2007年6月，著名导演张惠中率领电视剧《石榴花开》剧组到南闸村取景，足以看出这个渔村的魅力所在。2009年11月，时任枣庄市长的陈伟，亲自来到南闸村视察，指导旅游渔村发展规划，并作出保护老民居的指示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这座东西长约2.5公里的村落，依然夹在两运河之间，与水相依相连，侯迁闸的旧址就在运河旁边，如今早已变成田地，小时候在这里玩耍，还经常会挖出铜钱。栗思怀感慨地说，过去侯迁闸的祖先是在在渡口摆渡为生，现在的南闸村村民虽然开始种地、打工，但是也有人仍然依靠捕鱼、依靠运河生活。旧时商船每每经过侯迁闸都会往两岸扔铜钱，祈祷河神保佑平安。满载货物的大木船上挂起船帆，后边拖着一只小舢板，纤夫们拉着长纤，蹒跚地行走在岸上，一边走，一边喊着号子。那号子是随口编成的，高亢有力，充满韵律，十分动听。



百岁抗战老兵走了

河南97岁孙殿修曾参加过台儿庄大战

张严新

“抗战老兵孙殿修昨日在河南老家逝世了。”10月25日，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馆长王祥接到了远在北京的胡冠军打来的电话。这意味着又一位抗战老兵走完了人生路。

孙殿修老人生于1917年，17岁时，随100名本地老乡一起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，在26军孙连仲部31师93旅185团2营。他当时在营部是个传令兵，主要负责将营长的命令传达到每个连。

抗战老兵溘然长逝

10月24日，农历九月初一。在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杨庄乡合水村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自然。孙殿修老人跟着大儿子孙来法一起居住，早上，老人的儿媳照例给老人端来玉米粥、萝卜菜和自己蒸的馍。当放在老人床前时，老人说了句：“我不想吃。”孙来法夫妻二人以为老人胃口不好，也没有太往心里去，放下饭以后就出去磨面了。半小时后，回到家来，进了房

间，叫：“伯！伯！伯！”没有人答应，近前一看，老人躺在床上已溘然长逝。

接到消息后，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馆长王祥专程赶到河南老人家里进行吊唁。老人的后人还把老人的遗物捐献给了大战纪念馆，包括老人生前使用过的拐杖、收音机和部分信件，还有老人的荣誉证书和纪念章，以及生前的部分老照片。

“我爷爷走的很安静，在他的有生之年到台儿庄参观，又到他当

年打仗的地方重新走了走，他挺满意的，心里很释然。”老人的孙子说。今年的9月3日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。孙殿修和同样亲身经历过台儿庄大战的老兵孙英杰、王青松一起来到台儿庄重走抗战路，缅怀先烈。先后参观了台儿庄古城大战遗址公园、台儿庄大战纪念馆，并且在台儿庄大战无名英雄墓前，向抗战先烈敬献了花篮。

老兵讲述抗战历史

2013年3月20日，“英雄台儿庄·寻找大战英烈”寻访小组来到河南省孙殿修老家，听老人讲述了他台儿庄战役中，手持大刀奋勇杀敌的情景。

据当时老人回忆说：“那大刀可是好刀，都是好钢材制作的，有四五斤重，碗口粗的树，一刀就能砍断。因为怕伤着人，都没有开锋。后来听说卢沟桥事变后，部队就把刀开了锋，大刀开了锋那就是要杀人，就等着部队开拔去和鬼子开战。”

卢沟桥事变后没几天，孙殿修所在的部队就开上了火线，那时全面抗战刚刚爆发，当时西北军冯治安部从北平后撤，他们部队迎上来

与日军开战。没多久，他们的部队就在北京附近良乡、窦店、琉璃河一带与日军河边旅团展开激战，这是孙殿修参加的第一场战斗。

老人参加的第二场战役就是台儿庄战役。1938年3月下旬的一天，老人所在部队接到命令向台儿庄进发，他们由江苏步行到达台儿庄，从南站进入台儿庄。白天怕日军的飞机，所以都是在夜间行进和战斗。

老人说，他们到达台儿庄的当天就投入战斗了，那天晚上正在睡觉，突然接到长官吩咐，要夜袭日军。全营战士每人配发六颗手榴弹，一把大刀。摸到敌营以后，先把手榴弹全部掷向日军，正在熟睡

中的日军有的被当场炸死，有的被炸蒙了。就在日军鬼哭狼嚎、乱成一锅粥的时机，孙殿修和战友们手挥着大刀冲了上去，见日军就猛砍，顿时日军营内响起了阵阵惨叫声。

战斗的第二天，孙殿修和战友们又奉命去了北门，与日军展开了枪战。老人说：“日本人真多，我们用机枪扫射，前面倒了一批，后面又上来一批。”北门是日军进攻台儿庄的必经之地，所以战斗打得相当惨烈，伤亡很重。说到伤亡的战友，老人神情有些暗淡：“具体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，都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。”孙殿修老人在台儿庄只待了两天，后来又奉命去湖北荆门了。

晚年生活乐观知足

老人虽然已是百岁高龄，但是其军人本色没有变，依然保持着耿直豪爽的性格脾气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老人跟着长子住，孙子、重孙子也跟他膝下。“生活不富裕，但粮食够吃了。我爹很乐观，也很知足。”长子孙来发说。

老人育有7个子女，2个儿子、5个女儿。孙殿修老人生前的饮食习惯很特别，喜欢吃肉，吃辣椒，尤

其喜欢喝酒，两天就得喝一瓶酒。老人的四女儿孙雪介绍说：“由于长期不良饮食习惯，加上年龄偏大，我父亲患心脏病。但是他平时的生活起居从来不需要我们照顾，吃饭可以自己吃，上厕所都是自己慢慢挪到坐便器上去。”

孙殿修老人所在的合水村共有6名抗战老兵，在老人家南面有一间红色的房子，这是2012年河

南一家报社和深圳市某慈善基金会建的抗日老兵活动中心。里面张贴着老兵们写的书法，还有老照片、报架。孙殿修老人的次子孙移法具体负责活动中心的事务，他说：“我父亲和村里的几位老兵每天都要到活动中心来，聊聊天，看看电视、报纸，看看抗战题材的故事片，每天都过得乐呵呵的。”

古城夜景

牛飞雁

在半空。流光溢彩与金碧辉煌中，如梵王宫殿，灯灯相聚；似帝释宝珠，珠珠辉映。令人目眩神迷，“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”。

乘着轻舟画舫摇曳于水面，河干上如同通电燃烧的亭台楼阁倒映在水中，一时间一幅幅色彩的剪纸，在水波的晃动中破碎成一串串象形文字。玛瑙光、琥珀光、金银光、宝石光、碧玉光、翡翠光、琉璃光，千变万化，相映成趣。四面楼阁如同绽放的礼花，耀眼通明；彩绘的门楣斗拱上，灯光与朱堊，你借我光，我添你彩，千娇百媚，相得益彰。船过虹桥，迎面的水车彩轮，旋转着异彩奇光，衬着碎银般的水花，眩人心魄。
美丽庄重的古城，白昼是真实

美，夜晚是梦幻美，迷离恍惚，如烟似雾。音乐声、流水声与灯光交融互动，桨声灯影，辉煌弥漫，恰似流淌的音乐、涌动的诗章、泼洒的丹青，烂若云锦，灿似繁星。好多游客纷纷拿起手机，将这些珍贵的画面定格于永恒。而我则将此记忆留诗二首，用作永久的纪念。其一云：“碎金流银荡波夜，霓彩随风焕紫罗。身在月宫疑是梦，一城灯火半城河。”其二云：“灯火万家映霄霄，金城银岸旧云桥。月临河巷随良夜，好托秋心入梦遥。”但愿我的古城，我的故乡，风雨以时，灾戾不起，国丰民安，兵戈无用，崇德兴仁，务修礼让，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使此温馨良夜与辉煌灯火永驻人间！